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五辑:英国美国小说)

长篇小说

The Human Comedy

人类的喜剧

〔美〕萨洛扬(William Saroyan) 著

柳无垢 译

三聯書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五辑：英国美国小说）

◆长篇小说◆

The Human Comedy

人类的喜剧

〔美〕萨洛扬（William Saroyan）著 柳无垢 译



上海三利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喜剧 / [美] 萨洛扬著; 柳无垢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6150-0

I. ①人… II. ①萨…②柳…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6811 号

人类的喜剧

著 者 / [美] 萨洛扬 (William Saroyan)

译 者 / 柳无垢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10.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150-0 / I · 1352

定 价 / 6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美」薩洛揚 (William Saroyan) 著 柳無垢 譯

人類的喜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獻給塔郭基。薩洛揚

我化了所有這些時候特別爲你寫這一部小說，因爲我要把它寫成一部特別好的小說，也許是我能夠寫起的最最好的一部了。而現在，在時間略微急迫之中，我終於試着寫起了。也許我可以等遲一點再寫吧，但是沒有人知道今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也沒有人料得到在今後我會留下什麼樣的技巧和意向，因此我就稍爲趕緊了一下大胆地以我現在的技巧和意圖嘗試了。

這部小說是爲你而寫的。我希望你會喜歡它。我已經儘可能地把它寫得樸素，使它帶有一種嚴肅和輕快相混的風格——那屬於你的，也是我們家庭裏的一種風格。這部小說是還不夠的，那我也知道，但是那又怎麼樣呢？在你，你一定會覺得似乎已經很夠了的，因爲這是你兒子所寫的，而且懷着如此真摯的情意寫就的啊。

威廉·薩洛揚

攸力栖茲

名叫攸力栖茲。馬卡梨的小孩子，有一天站在加利福尼亞州伊大卡城聖克拉勒道家屋後的場上。

一列貨車在遠處噴着氣，隆隆地響着。這孩子傾聽着，感覺火車開動時地面在他的腳底下震動着。當他走到鐵路和大道交叉的十字路口時，他剛巧趕上時候，看見整列火車在他面前駛過，從火車頭一直到車掌車。他向司機揮着手，但是司機沒有回答他。他向車廂裏另外五個人揮手，但是五個人中間一個也不回答。他們很可以向他招呼的，但是他們卻沒有。最後，一個黑人靠着一輛無頂貨車的邊沿出現了。

攸力栖茲也向這個黑人揮着手。於是一樁奇妙而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這個人，這個黑皮膚面和其他所有的人都不同的人，却向攸力栖茲回揮着手，大聲

喊着：『回家去了啊，孩子——回到我的老家去啊！』

這個小孩子和這個黑人互相揮着手，直到火車差不多看不見了才住手。

於是攸力栖茲慢慢地轉過身來，動身回家去。當他走着時，他依舊傾聽着火車行駛過去的聲音，黑人的歌唱聲和這句愉快的話：『回家去了啊，孩子——回到我的老家去了啊！』

當他轉過街角，望見馬卡梨的屋子時，攸力栖茲開始跳步走着，曲起一個腳跟。因為他這麼開心，他踏了個空步，竟跌了一交，但是他又站起來，繼續前行着。

他的母親在場上，正在餵飼料給鷄吃。她看着這孩子踏了個空步，跌下去，又站起來，跳步走着。他敏捷安靜地走過來，站在她身邊，於是跑到鷄窩裏去找鷄蛋去。他找到了一個。他把它瞧了一回，揀起來，把它帶給他母親，非常小心地把鷄蛋交給她——他這個動作用意，沒有一個大人能夠猜得到，也沒有一個孩子能夠記在心裏講出來。

荷馬

他的哥哥荷馬坐在一輛舊自行車上，車子勇敢地 and 鄉道上的泥土掙扎着。荷馬·馬卡梨穿着報差的外衣，衣服簡直太大了；他頭上戴着的報差的帽子，却又不十分夠大。太陽在黃昏的平靜底恍惚中西沉下去——這種黃昏時的平靜是伊大卡人所深深地珍愛的。在報差的週遭，菓樹園和葡萄園靜躺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古老的，古老的泥土裏。

當荷馬最後駛到電報局前面時，在伊大卡正是黃昏時分了。窗子裏的鐘指着七點另二分。荷馬看見電報局經理施本格爾先生正在局裏數着一個電報上的字數，這電報是一個年約二十形容疲乏煩愁的青年剛遞給他的。當荷馬走進屋裏時，他聽着施本格爾先生和這青年人的談話。

「十四個字，電費由收電人付給，」施本格爾說。他停了一忽兒，向這青年

瞥視着。『短了一點兒錢吧？』

這青年不能夠立刻回答，但是不一會兒他說，『是的，先生。短了一點兒。

——但是我母親會寄一筆錢來夠我回家去的。』

『那一定的，』施本格爾說。『你一向在那裏呢？』

『我猜我什麼地方都不在啊，』孩子說，開始咳嗽着。『這電報要化多少時候才能夠送到我母親的手裏呢？』

『哦，』施本格爾說。『此刻在東部夜已經深了。有時候在深夜裏弄錢是不容易的呢，但是我會把電報趕快發出的。』施本格爾沒有向這孩子再看一眼，就在他的口袋裏一個個的摸着，拿出一把另錢，一張鈔票和一個熟雞蛋。

『拿了罷，』他說，『也許有什麼延擱。』他把鈔票交給這青年。可以等妳母親寄了錢來再回給我，』他說。他指着這雞蛋。『這是七天以前我在酒排間裏揀來的。帶運氣給我的呢。』

孩子望着這鈔票，『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說。

『沒有什麼的，』施本格爾說。

『多謝了，』孩子說。他停住了，驚異而困惑。『多謝了，』他又說了一聲，忽忽地走出電報局去。

施本格爾把電報送到夜班電報司機兼總電務員威廉·葛羅根那裏。『作它付了費的電報發出去吧，威廉，』他說。『我替他付好了。』

葛羅根先生把他的手按在『電鈕』上，開始一個字一個字的把電報『達達』地拍發出去：

賓雪法尼亞州約克城平特爾街一八七四號

瑪加萊特·施脫立克曼太太

親愛的媽請電匯三十元要回家安好一切均好

約翰

荷馬·馬卡梨在放電報的桌子上仔細看了一回，看有沒什麼要遞送的，或者

有沒有什麼電報要去收來拍發的。施本格爾先生面孔像僵屍似的迷惑地看住他，於是同他談話了。

『你可喜歡做一個報差嗎？』他說。

『我可喜歡做報差嗎？』荷馬說。『這工作我比什麼都喜歡呢。這工作的確使你有機會看見許許多多不同的人物。也的確使你有機會到許多不同的地方去呢。我要做一個電報局裏的從未有過的好的報差呢。』

『好吧，』施本格爾說。『可是別闖禍把自己跌死了——別走得太快。要敏捷地到達目的地，但是別走得太快。對個個人都要和氣——在電梯裏要脫帽，最重要的，別把電報丟掉。』

『是的，先生。』

『作夜班和作日班是不同的呢，』施本格爾繼續說。『送電報到唐人街或是到荒僻的地方去是會使人受驚嚇的——哦，可是別讓它嚇了你吧。人就是人。別怕他們。你有幾歲了？』

荷馬咽了一口氣。『十六歲，』他說。

『啊，我知道的，』施本格爾說。『你昨天已經說過了的。除非一個孩子滿了十六歲，按規矩，我們是不雇用他的，但是我想我就試你一下吧。你有幾歲了』

『』

『十四歲，』荷馬說。

『哦，』施本格爾說，『再過兩年你就是十六歲了。』

『是的，先生』荷馬說。

『假如碰到什麼事情你不懂得的，』施本格爾說，『你來問我好了。』

『是的，先生，』荷馬說。他停了一下『歌唱電報又怎麼樣呢？』

『沒有什麼的，』施本格爾說。『這種電報我們接到得不多的，你有一個很好的嗓子吧，不是嗎？』

『我以前時常在伊大卡的第一長老會主日學校裏唱歌的，』荷馬說。

『那好極了，』施本格爾說，『我們的歌唱電報須要的就是這種嗓子。現在』

我們就算它有人打一個生日賀電給那邊的葛羅根先生吧。那你怎麼樣唱呢？」

荷馬跑到葛羅根先生那邊去，唱着：

『祝你生日快樂啊——』

祝你生日快樂啊——

生日快樂啊，親愛的葛羅根——

祝你生日快樂啊。』

『多謝你，』葛羅根先生說。

『唱得好極了，』施本格爾對荷馬說，『但是你可不說「親愛的葛羅根」，你應該說「親愛的葛羅根先生」。你一星期十五塊錢的工資怎麼用呢？』

『給我母親，』荷馬說。

『很好，』施本格爾說。『從現在起，你是做工了——正式的工作呢，你是

個電報局機構裏的一份子。留心事情——細心聽着吩咐——張開你的眼睛和耳朵。』電報局經理掉開視線向空處呆望了一忽兒，於是說，『你替你自己的將來作了一個什麼樣的計劃呢？』

『將來嗎？』荷馬說。他稍爲有點難爲情了，因爲他整個一生，一天又一天的，都一直忙着計劃一個將來，就使是下一天的將來也罷。『哦，』他說，『我不大確得定，但是我猜我希望有一天會成一個有名人物。也許是一個作曲家，或是類似的人物——有一天。』

『那好極了，』施本格爾說。『而此地剛巧是一個合適的起點呢。你的四週都是音樂——真正的音樂，直接從人們的心靈裏發出來的。你聽見那些電鑰嗎？美麗的音樂啊。』

『是的，先生，』荷馬說。

施本格爾突然問道，『你知道百老匯路的蔡德頓麵包店在那裏嗎？這裏是兩毛五分錢。（註一）你去給我買兩個隔夜的菓仁麵餅來——蘋果和椰子奶油的。』

兩毛五兩個。」

「是的，先生，」荷馬說。他接住了施本格爾丟給他的兩毛五分錢，就奔出局去。施本格爾望着他的後影，慢慢地沉入懶散愉快而思鄉病似的夢幻裏去了。

當他從夢幻裏醒來時，他轉向電報司機說，「你覺得他怎樣？」

「他是個好孩子，」葛羅根先生說。

「我想他是一個好孩子，」施本格爾說。「從聖克拉勒道的一個貧窮的好家庭裏出生的。父親沒有了，哥哥在軍隊裏。母親在夏天的時候在肉食包裝廠裏工作。姊姊在州立大學裏念書。他比規定的年齡短了兩歲，就是如此。」

「我麼，比規定的年齡大了兩歲，」葛羅根先生說。「我們會搞得很好的。」

施本格爾從他的寫字檯邊站起來。「假如你要找我的話」他說，「我在卡裴脫酒店。你們兩個把菓仁麵餅分了吧——」他停住了，呆瞪着，驚異得話都說不出來了：馬荷正拿着兩個用紙包着的菓仁麵餅奔進局裏來。

「你再說一次，你叫什麼名字呢？」施本格爾差不多向這孩子大嚷了。